

民族先烈董毓華

胡喬木 敬題

北

22  
2

B1201.9 K822  
222

民族先烈

董毓华

集美書院

B12401.4

## 内 容 提 要

董毓华（又名王仲华）同志是“一二·九”运动和冀东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三十岁即病逝于平西根据地。本书汇集了他当年的战友姚依林、萧克、张致祥、李运昌、郭明秋、史立德、余修、庄林等十几位同志撰写的纪念文章，从各方面追忆董毓华同志短暂一生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缅怀他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崇高思想和优良作风。

144

## 民族先烈董毓华

minzu xianlie dongyuhua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安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625印张 95,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  
书号：11071·488 定价：0.80元



董能华同志遗像。

## 董毓华同志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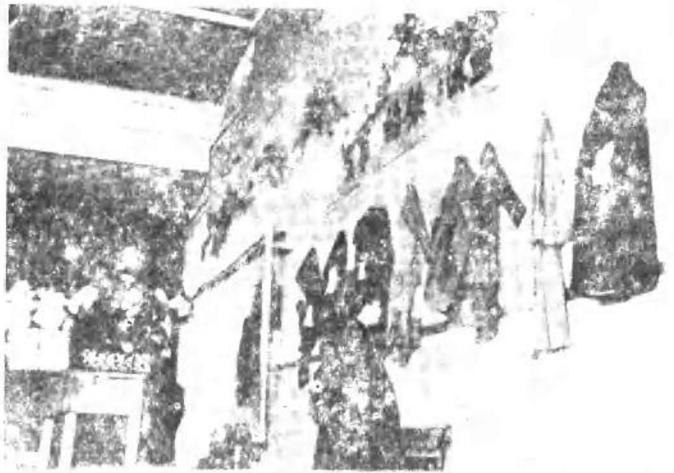
董毓华同志（一九〇九—一九三九）湖北蕲春县人，曾以王仲华、王春裕、李家栋、魏嘉祥、鲁渝等化名进行革命活动，于一九二六年经董必武、陈卫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湖北武汉曾组织领导学生和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民武装。一九三三年七月来北平考入中国大学政经系，担任中国大学学生救国会第一届主席，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参加并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一二·九”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之一、南下扩大宣传团总指挥。“一二·九”运动后，他奔走于北平、天津，指导平津的学生运动，筹组华北各界救国会并任党团书记。一九三六年春去上海组织全国学联并代表学联与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爱国人士筹组全国各界救国会，是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三六年接受党的委托，去武汉筹组武汉各界救国会并恢复党的组织。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华北各界救国会改组为华北武装自卫会，毓华同志为党组成员兼军事部长，是一九三八年冀东大暴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之后，根据党的指示，率领起义军一部转战至平西根据地，担任抗日联军司令员。一九三九年夏，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于平西根据地，时年仅三十岁。



一九三五年在北京“一二·一六”抗日示威大游行中，董航华同志和其他同学奋力夺过水龙反射军警。

“一二·九”时期，东北大学流亡师生深为董航华同志的讲话所感动的情景。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办血衣展览，展出受伤同学的数百件血衣。这个展览是由李锐华和自己受伤同志筹备的。

一九三六年一月九日，南下宣传团在河北冀安城外的汽车队青年突击团的大礼堂，总指挥董锐华同志向会上宣读总结报告。图为会场一角。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反动军警封锁北平中法大学，企图逮捕董毓华同志等爱国学生。董毓华在同学的掩护下越墙逃走。



反动军警闯入  
中国大学逮捕了一  
批爱国学生后又离  
开该校的情景。



董純華(又名王仲華)同志在冀東烈士陵園的墓。

## 目 录

对董毓华同志的深切怀念	姚依林	( 1 )
雏鹰练羽		
——记青少年时期的董毓华同志		
.....	蕲春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编辑委员会	( 9 )
坚定英勇的革命战士		
——董毓华同志在湖北的革命事迹		
.....	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 20 )
老同学董毓华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张宪章	( 27 )
追念青年战友董毓华同志	郭明秋	( 35 )
“一二·九”运动董毓华同志在中大	余 修	( 42 )
对董毓华同志的片断回忆	史立德	( 59 )
惜春应念报春人	黄树则	( 66 )
永不磨灭的印象	于 刚	( 70 )
在与董毓华同志相处的日子里	庄 林	( 73 )
回忆董毓华同志在天津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张致祥	( 82 )
深切怀念天津学生领袖董毓华同志	朱 光 王绶昌	( 86 )
王仲华（董毓华）同志与冀东抗日大暴动	李运昌	( 91 )
怀王仲华	萧 克	( 100 )
永远怀念我志同道合的战友王仲华	李楚离	( 103 )
缅怀我党的忠诚战士董毓华	朱其文	( 108 )

深切怀念我们的政治委员王仲华同志………陈 飞(114)

回忆冀东暴动中的王仲华同志………杨克武 王万声(123)

女儿的怀念……………董继烈(129)

编后语……………史立德(144)

# 对董毓华同志的深切怀念

姚 依 林

我认识董毓华同志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当时他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我是清华大学学生。我们在什么地方、经过谁介绍而初次相识，现在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华北和全中国危急存亡的关头。北平青年学生中的进步分子，都在探求抗日救亡的道路。董毓华同志和我，当时都对国民党统治当局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感到极大的愤慨，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寄以极大的希望，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限向往，都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无限同情。思想上的一致，使我们之间建立了同志的友谊。从初次认识起，到一九三九年夏季他逝世之时止，虽然我们没有经常在一起工作，但其间曾有过多次见面和谈话。我们谈的几乎都是对形势的分析和抗日救亡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涉及个人私事。现在回忆起来，在四年相识期间，我们在工作上没有产生过原则分歧，在私人关系上也很融洽。可以说，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我曾和董毓华同志谈过他的入党问题。这时他才告诉我他在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曾在湖北参加过革命运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他在湖北呆不住了，来到北平，失去了组织关系。据我回忆，后来他又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接上了。

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中，董毓华同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不仅领导了中国大学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而且积极参加了当时北平学联的筹建工作和北平学联分配的许多工作。他对工作，从来是以高度的热情积极认真去做的。虽然他的身体不大好，有肺结核病，但他总是夜以继日地顽强奋斗，从不计较个人的安危与得失。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他在“一二·九”游行那天作为新华门前的学生请愿代表和在南下宣传中作为南下宣传团的总指挥，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由于他过去曾经参加过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他在处理问题上，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象我这样比他年青的同志，深感到他比我成熟，经常注意向他学习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

在“一二·九”运动中，董毓华同志是一位在青年学生中杰出的宣传鼓动家，凡是我接触过的人，对这一点几乎是大家公认的。他有一次对东北流亡同学的讲话，讲得使全场痛哭起来，群情激昂慷慨，使我有至今不忘的深刻印象。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有正确的内容，通俗的语言，透彻的分析能力，清晰的口齿以外，最主要的，是他具有十分丰富的革命热情，因此使他能抓住听众的心，产生高度的感染力，使他自己的感情同听众的感情交融在一起。在“一二·九”运动中，在南下宣传中，董毓华同志曾在群众大会上做过多次讲话，这些讲话对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

用。

在“一二·九”示威游行以后不久，北平学联派董毓华同志到天津，与天津几个大学的学生会联系，把北平的情况向他们通报，并号召天津学生与北平学生并肩战斗。董毓华同志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天津的“一二·一八”示威游行，开始了天津学生运动的新高潮，固然主要是由于天津同志们的努力奋斗和天津广大学生群众的革命觉悟，但它同北平“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的革命浪潮的冲击是分不开的，是“一二·九”运动向全国范围扩展的第一炮。在组织和促进天津“一二·一八”示威游行上和组成天津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方面，董毓华同志是有功绩的。

“一二·九”以后，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以迅猛之势向全国扩展，首先在学生方面，并逐步波及工、农、商、学、兵各界，波及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和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特别当一九三六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到天津担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兼北方局书记以后，传达了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深入宣传了党中央确定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逐步肃清了以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华北党内的影响，派了一批干部到华中、华南地区协助开展工作，因而巩固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成果，开创了白区工作的新局面。直到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白区党的工作，始终以一日千里之势，不断向广度与深度前进。

正是在这个时期，董毓华同志和我，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而暂时分开了。我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从北平调到天津工作，由公开工作转入秘密工作，不再在公开场合露面。董毓华同志则继续从事公开工作，在群众运动中担任公开职务。从一九三六年春季到一九三七年夏季平津被日寇占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信联系，因此我对他这一段的具体情况不大了解。有时也从其他同志那里听到有关他的一些消息，也只是一鳞半爪，语焉不详，限于当时秘密工作的纪律，也未能详细询问。我只大概知道，他的工作范围，逐步从学生运动扩大为联络工商界、知识界的上层统一战线活动，由平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成为全国学联的领导人之一，由学生界的领导人物逐步成为平津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先后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和天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中共党团书记。在这一年中间，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下，他曾在北平、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风尘仆仆地从事活动，还到过不少其他地方。听同志们讲，他的革命热情、工作态度和生活作风还是同过去在北平中国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相同，身体比那时还要差一些。在当时的上层知识界人士中，有不少人，如刘清扬、罗隆基等，对于这位热情亲切的共产党人，都有好的评语。在刘少奇同志来到北方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把“一二·九”运动开始的抗日救亡高潮迅速地推向全国，团结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中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董毓华同志是这场斗争的坚决执行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我在与董毓华同志分别了一年之后，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又在天津见到了他。这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北平、天津已经沦陷，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北平已经无法活动，暂时转移到天津租界，商讨抗战开始以后的工作方针与工作方法。这时，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都已离开天津，留在天津坚持白区工作的，有以马辉之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我当时做天津市委书记，我去看望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志们的目的，是去了解一下他们由北平转移到天津以后，有那些方面需要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协助。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以杨秀峰同志为首的，董毓华同志是党组书记。这一次，由于商讨的都是有关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大政方针问题，没有时间同董毓华同志就一年来彼此情况深入交谈。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决定将工作人员适当分散，杨秀峰同志到华北解放区去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志到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并留下一部分同志在敌占区工作，以天津为中心，党的工作由河北省委直接领导。留下的同志中，有董毓华、李楚离、张致祥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我那时还在天津市委工作，与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他们的活动情况时有所闻。过了不久，我调到河北省委做宣传部长兼秘书长，便和他们直接联系了。

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设在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主要是领导河北敌占区的工作，其中包括北平、天津、唐山的工作，冀东特委的工作和北宁铁路的工作。河北省的其他地区，如冀中、冀南、冀鲁边、冀西等，由于八路军的挺进，已经建立了解放区或游击根据地，成立了区党委，直接归中央和北方局领导，只与河北省委发生一

些横的关系。河北省委在可能范围内也给他们一些帮助，如派遣一些工人和学生去参加游击战争，帮助采购或募捐一部分药品，供给一些敌人的政治军事情报等，但由于敌人的残酷统治和当时大城市地下党工作的薄弱，这些帮助是很微薄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当时河北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尚未开展游击战争的冀东地区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并在平、津、唐和北宁铁路沿线等敌占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积蓄力量、隐蔽精干，以待时机。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天津敌后的国民党组织，也开始在招兵买马，收编敌后地方民团武装和土匪武装，给以委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有以下两点重要的转变。一是将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把工作重点转到以发动和开展冀东抗日游击战争为主；一是扩大统一战线范围，吸收了地方上主要的国民党人参加。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推选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主要负责人王若儁担任。共产党在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中成立了党组，党组书记是李楚离同志，党组成员是董毓华同志和朱其文同志。从此，董毓华同志开始走上了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

经过了几个月紧张、艰苦的准备，其中包括了一九三八年春季在天津秘密召开的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军事会议，伟大的冀东抗日武装起义，终于在一九三八年七月爆发了。这是一次振奋全国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波澜壮阔的大起义，在抗日战争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中国共产党。促成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是八路军